

马吉德在军界扬名的，却是今年他指挥军队平息了“红色清真寺”事件。此后不久，穆沙拉夫即提拔其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出任参联会主席后的马吉德，负责处理与巴国家安全有关的所有军事事务，整合、协调三军力量。一旦巴基斯坦有战事，他将是总统发布战争命令、发动战争的主要参谋官。而最引人瞩目的是，目前在巴基斯坦，掌握核武器的人既不是穆沙拉夫，也不是基亚尼，而是马吉德。国际军事观察家认为，只要穆沙拉夫通过马吉德牢牢控制核武器这张王牌，那么，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就得让穆沙拉夫三分。

背叛的宿命？

尽管穆沙拉夫已在军中为自己设好了三道“保险”，但这仍挡不住伊斯兰堡不时传出的“军人政变”传言。

眼下看来，巴基斯坦军方只有两批人有可能扳倒穆沙拉夫——其一是他的陆军部属，包括陆军副参谋长基亚尼、三军情报局局长塔吉和陆军情报局局长艾贾兹；另一批则是各军区军长。长久以来，穆沙拉夫在军中的地位，建立在部属对其个人的忠诚及军人对最高司令官效忠的基础上。就这两点而言，穆沙拉夫目前仍可高枕无忧。基亚尼与马吉德两人能够登上高位，显然是因为穆沙拉夫信得过他们的忠诚与能力；而塔吉和艾贾兹则一直是穆沙拉夫的亲信，后者更是穆沙拉夫夫人的近亲。

从表面上看来，穆沙拉夫似乎已做好了所有准备，因此才放心地脱下军装。但总部设在伦敦的“亚太基金会”资深专家古赫尔却认为，“在巴基斯坦政坛中，最受信任的人往往就是背叛者。尽管在外界眼中，基亚尼对穆沙拉夫忠心耿耿，但他和其他军方将领的忠诚度都是有限度的。古赫尔还举例说，在今年3月9日迫使巴基斯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辞职时，几乎一屋子的官员和军官都表态支持，唯一没做声的就是基亚尼。■

(编辑：陈小茹)

丈夫走了三年，苏哈仍备受争议

没有阿拉法特的日子

■ 本刊特约记者 钟东 发自突尼斯

■ 本刊特约撰稿 苏笛

Summary : For the past three years after Palestinian leader Arafat passed away, his widow Suha Arafat has lived an uneven life with her Tunisian nationality being revoked. She has also been constantly criticized for living an extravagant life with her daughter.

苏哈的出现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巴勒斯坦的“闯入者”

2004年11月11日，阿拉法特在巴黎病逝。巨大的悲痛迅速弥漫整个巴勒斯坦。与此同时，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也在蔓延——苏哈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为如何处置阿拉法特的遗产而展开了激烈的对垒。

阿拉法特离去后，留下了至少60亿美元的遗产。在瑞士、马来西亚等地的银行里，他拥有无数个密码账户和亲笔签字的署名账户。苏哈以妻子的身份要求继承部分遗产，但巴解组织的谈判代表只是冷冷地说：“夫人，阿拉法特的生命和财产都只属于巴解组织。”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巴勒斯坦人说，苏哈根本就不应该在阿拉法特尸骨未寒之时提出遗产问题。因为阿拉法特虽富可敌国，但其大部分财产都是巴解运动支持者的捐募，以及一些政治上的交换……没有人知道，在那场谈判中，双方是如何交锋的，但有媒体报道说，僵持的结果是——巴解组织同意向苏哈和孩子一次性提供2000万美元；此外，每月给母女俩3.5万欧元的生活费；作为交换条件，苏哈不得再参与政治事务，不得公开发表政治言论。

消息传出，巴勒斯坦人愤怒了。在他们眼里，苏哈一贯生活奢侈，她在巴黎驾驶的那辆蓝色宝马轿车、身上穿的

2007年11月11日，在逝世3周年之际，阿拉法特的遗体从他的官邸被移送到了刚落成的、位于拉姆安拉的“阿拉法特纪念馆”中。

纪念馆前，巴勒斯坦人如潮水般拥来，数以万计的蜡烛环绕着用玻璃和大理石砌成的陵墓。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和数百名各国使节肃立默哀。

玻璃和大理石都是从阿拉法特的出生地耶路撒冷运来的。玻璃代表阿拉法特生活的清廉和工作作风的透明，大理石象征着他品格的尊贵、高雅和永恒。陵墓旁边，是一座高30米的清真寺，清真寺的宣礼塔上放射出一束耀眼的激光，方向直指耶路撒冷，象征着他开启了通向和平的光芒。

但阿拉法特的遗孀苏哈没有来，只是传来了一句话：“总有一天，我丈夫的遗体能按照他的遗愿，回到耶路撒冷，那才是他的长眠之地。”在她的坚持下，纪念馆的名字里，加上了“临时”二字。

对苏哈来说，这原本是她最应该出现的时刻。但对很多巴勒斯坦人来说，



阿拉法特的标准像，是苏哈生活的背景色

天价名牌服装，都让巴勒斯坦人感到难以接受。阿拉法特生前每个月都有可“自由支配”的1000万美元资金，用于购买武器、抚恤烈士等。但是，“其中一部分被苏哈挥霍了，虽然人人都知道她挥霍的只是一小部分，虽然她的丈夫有权这么做，虽然一辆宝马轿车并不比几枚火箭弹更值钱，但我们就是看不惯。”

就这样，苏哈在许多巴勒斯坦人眼中，甚至成了“仇人”。

但是，在丈夫逝世3周年的时候，这个“仇人”开始反击了。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她无奈地说，现在，她和女儿靠每月1万美元的抚恤金生活，这是她在阿拉法特去世后得到的唯一经济支持。

只有1万美元？！英国《泰晤士报》吃惊地问：“是谁在‘刻薄’阿拉法特的未亡人？”

但对身处战乱和贫困中的巴勒斯坦

人来说，1万美元仍是个“天文数字”。更何况，在他们看来，阿拉法特是被苏哈“抢走”的。所有巴勒斯坦人都知道，阿拉法特曾誓言为了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事业而终生不娶，巴勒斯坦就是他的妻子、他的家。因此，苏哈是一个“闯入者”。1993年，在秘密结婚3年后，阿拉法特才第一次公开苏哈的妻子身份。巴勒斯坦掀起了轩然大波，苏哈面对的不是对“第一夫人”的欢迎和祝福，而是对闯入者的戒备和冷漠。

更糟糕的是，多数巴勒斯坦人对那一刻记忆犹新——2000年，阿拉法特被以色列士兵软禁在位于拉姆安拉的官邸里，准备以身殉职的时候，苏哈在哪里？她在巴黎，依然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直到阿拉法特病危，苏哈才重新出现在巴勒斯坦人的视线里。她力排众议，把丈夫从废墟般的官邸中接到巴黎治病。巴权力机构的领导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苏哈把领袖“绑架”走了，俨然像个觊觎财产的小偷。苏哈立即反唇相讥，说他们是想把丈夫“活埋”在巴勒斯坦。此言一出，举世哗然。

突尼斯国籍风波

3年来，即使苏哈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围绕她的流言也不曾消散。

2004年的那个寒冬，苏哈目送载着丈夫遗体的飞机从开罗飞往巴勒斯坦。之后，她没有回她的老家巴黎，而是来到了北非的突尼斯。阿拉法特生前的好友、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送给母女俩一套掩映在绿树和花丛中的别墅，供她们安家居住。

从此，苏哈的生活平静下来。除了偶尔去巴黎看望母亲和购物，她几乎没有离开过突尼斯。2006年9月，她和女儿还获得了突尼斯国籍。

然而，今年8月，人们从媒体的报道中得知，苏哈突然离开了突尼斯。10天后，本·阿里总统宣布，取消苏哈的突尼斯国籍。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突尼斯政府和苏哈对此一直讳莫如深。一时间，各种

猜测开始在全世界流传。

一种说法是，苏哈做了一些对突尼斯政府不利的事情。突尼斯当局曾对她发出过严重警告，可苏哈置若罔闻，终于导致总统下了“狠手”。

另一种说法是，苏哈涉嫌桃色新闻。本·阿里总统夫妇十分怜惜苏哈母女，常常邀请她们到自己家里相聚。一来二去，苏哈和总统夫人的弟弟贝勒哈桑·特拉布鲁西相识并擦出了“爱的火花”。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拉布鲁西本来看上了苏哈的妹妹，可是苏哈拥有巨额的财富，这一点显然比妹妹更有吸引力，于是特拉布鲁西转而向她求婚。

“阿拉法特遗孀要改嫁”？巴勒斯坦彻底炸了锅。巴解组织岂能容忍此事发生？突尼斯总统只好用取消国籍的方式，来警告苏哈，同时安抚巴解组织。

阿拉法特唯一的女儿

“不，我从来都没有再婚的计划。阿拉法特是我一生中唯一深爱的男人，我将终生为他而活着。”

面对越传越热闹的“改嫁”流言，苏哈终于打破了沉默。离开突尼斯后，母女俩来到了地中海岛国马耳他。“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悉心抚养我和阿拉法特唯一的女儿扎赫瓦。”

在阿拉伯语里，“扎赫瓦”的意思是骄傲。老年得女的阿拉法特，把自己母亲的名字送给了女儿。他去世时，年仅9岁的扎赫瓦，身穿黑色丧服、白色外套，紧紧牵着苏哈的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播音员看到这一幕后，呜咽难语：“不要哭泣，扎赫瓦。你的父亲从未哭泣过，他是一个坚强刚毅的男人。不要哭泣，扎赫瓦。今天，所有阿拉伯儿童与你共享你的骄傲和尊严！”

苏哈说，正是为了让扎赫瓦在阿拉伯文化环境里长大，她当年才选择定居突尼斯。她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女儿的教育中，她把女儿送进突尼斯的一家美国学校，让她学习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她自己则亲自督促女儿学阿拉



阿拉法特唯一的女儿扎赫瓦，与母亲苏哈相依为命

伯语，背诵《古兰经》，晚上则对女儿讲述阿拉法特生前的点滴故事。她们书房的一面墙上，一直悬挂着巴勒斯坦国旗和阿拉法特的标准照。

今年12岁的扎赫瓦天真烂漫，笑起来开朗大方，与阿拉法特异常相像。一说起父亲，小女孩的声音哽咽了：“在我的记忆中，爸爸总是忙着和人们见面，每个人都想和他说话，我大多数时间是和妈妈一起度过的。但是爸爸非常和蔼，他经常打电话问我的学习情况，他对我说，要用功学好阿拉伯语……”

扎赫瓦永远也无法忘记父亲去世的日子。那天，姨妈告诉她，要乖乖呆在家中，不要去学校。“一开始我很高兴，因为不用上学了。但接着妈妈打来电话，她不住地哭泣。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说我爸爸去世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冲进自己的卧室，锁起房门一个人哭泣。”

虽然父亲已经离开她3年了，但是扎赫瓦像其他巴勒斯坦孩子一样，对阿拉法特充满了崇敬：“爸爸是一个领

袖，一个战士，一个被他的人民深深热爱的人。”

小扎赫瓦对未来有很多梦想：“我想要成为一名商人或一名演员，而不是一名政治家，我想过自由的生活。要不是一个抽象画的画家，充满幻想，能远离真实生活。我还想学习更多的语言，可以到处旅行。”

谈及女儿，苏哈愤怒地说，她根本想不到，居然有人恶意中伤她的女儿，说扎赫瓦得了白血病。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她总是微笑着看着女儿。她说，这个健康活泼的女儿，是阿拉法特离去后，留给她的唯一安慰。

也许正如《泰晤士报》评论的那样，在人们的想象中，一个举世敬仰的民族英雄的遗孀，应该是亡夫精神的继承人，带领同胞继续抗争，并在盟友处受到尊敬。这样的“第一夫人”不胜枚举。但遗憾的是，如今已44岁的苏哈，从来没有学会如何做“阿拉法特夫人”。■

(编辑：许陈静)